

兩岸叢書 A12

美禪
宗的
學

皮朝綱·藍運庭／著

兩岸叢書 A012

◎皮朝綱 / 董運庭 著

禪宗的美學

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禪宗的美學

著者／皮朝綱·董運庭

發行人／蘇淑英

總編輯／許仁圖

策劃／張高評

出版者／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高雄市泉州街5號

電話：(07) 2261273

傳真：(07) 2264697

郵撥：41423894 帳號

帳戶：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5692號

裝訂／佳陽裝訂廠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7) 6165206

聯合／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初版一刷／1995年9月

定價／精裝 330 元

平裝 28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ISBN 957-748-083-7 (精裝)

ISBN 957-748-084-5 (平裝)

人間深情麗乎文

《兩岸叢書出版總序》

許仁



地理環境影響文化學術發展，從海峽兩岸的差異性可以明顯看出來：大陸文學根深厚實、皓首窮經，海洋文學奮厲昂揚、奪目善巧。

四十年來，大陸經過一段近乎鎖國歲月，資訊欠缺，鴻儒碩彥只得在舊有文化整理爬梳，尤其在教委會、社科院的規劃下，整理校刊二十四史、資治通鑑等夏學要籍，但在言必稱馬列唯物的時代，思想論述總欠缺百花齊放的雄姿。

台灣四十年來一直接受西風美雨吹拂，挾外自重、旁騖的結果自是淺根輕枝，但開闊的翱翔天地，思想空間別有繁複多彩風貌。

「兩岸叢書」企劃的重點，就是希冀擷取兩岸之長，作一次夏學文化的大重整，至於選編範圍大抵有三：

- 一、台灣學者創新之作。
- 二、簽訂大陸已發行的在台版權。
- 三、大陸學者未印行者，作世界發行。

文化學術工作是樁必須深耕不能淺嚐的艱鉅責任，即使在日趨高速率的科技文明中，它必然仍是歷史的長河。易經離卦云：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而我們相信人間深情麗乎文。

臺灣版序言

近幾年來，隨着中國古代美學研究的逐步深入，禪宗美學已引起更多研究者的重視，產生了一批研究成果，提出了不少富有創造性的見解。從目前的研究成果看，較多的注意到了禪宗思想對中國古代美學和藝術思維的啓示和影響，剖析了禪宗思想與美學思想、藝術思維的相似、相通之處，但對禪宗美學思想本身的諸多問題（諸如禪宗美學的性質、特徵，禪宗美學的基本範疇及其邏輯結構，中國禪宗美學思想的發生、發展和演變軌迹，等等）尙未展開系統的、全面的研究，其中不少問題（比如禪宗美學的範疇體系，一些禪宗大師的美學思想）還是屬於未開墾的「處女地」。

我和董運庭副教授合著的這本《禪宗的美學》（原名《靜默的美學》，一九九一年六月由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出版），雖然曾對禪宗美學的有關問題進行過初步探討，但我們那時研究的側重點卻是禪宗與中國古典美學的關係問題，因而對禪宗美學本身的許多問題，還沒來得及進行系統的研究。近兩年來，我們着手進行中國禪宗美學思想史的研究，試圖對中國禪宗美學思想的發生、發展與演變的歷史進行一次初步清理，並對禪宗美學的性質、主要內容、範疇體系進行初步探討，以便把禪宗美學的研究工作深入下去。在《禪宗的美學》臺灣版即將付梓之際，我們想陳述一些看

法，作為對本書的一點補充。

我們所說的禪宗及其美學思想，是特指成熟形態的南宗禪——那種「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禪宗。在中國禪宗史上，它起始於慧能，完形於洪州宗和石頭宗，而禪宗史上的「五家七宗」，宋元明清的禪宗，都是這種成熟形態的禪宗的延續和變形，在中國佛教發展史上，對中國古代社會，對哲學、美學、文藝等其他文化形態，發生過深遠的、多方面影響的，正是南宗禪。

禪宗美學因具有人生美學的內容而成爲中國古代美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古代美學是一種人生美學。因爲它是以人生論爲其確立思想體系的要旨，其對美學的討論總是落實到人生的層面。它認爲，通過審美體驗，可以幫助人們認識人生主體，把握人生實質，弄清人生需要，樹立人生理想，實現人生價值。而且認爲，審美不是高高在上或者外在於人的生命的東西，而是屬於人的生命存在的東西。而禪宗美學恰恰具有這種人生美學的豐富的內容。

禪門宗師指出：「禪是諸人本來面目」（《天目明本禪師雜錄》卷上《結夏示順心庵衆》）。在禪宗看來，人人在父母未生以前的本來面目是「本淨」而未被污染的（見敦煌本《壇經》十八節），它沒有在出生以後，由於學習知識、環境習染等見聞覺知而形成的思維方式、知解情識等等被「染污」之後的所謂「妄識」、「意識心」（禪宗把此稱爲「妄心」、「分別心」，而把父母未生以前的本來面目稱之爲「真心」、「直覺心」）。然而這真心又並非離開妄心而獨立存在，它們乃是一

體兩面合而爲一的關係，「煩惱即菩提」（敦煌本《壇經》二十五節）就是這種即妄即真的明確概括。禪宗所追求的就是那個「父母未生時」的本來面目，也就是生命的原型本色。禪宗宣揚「頓悟成佛」說的目的，也就在於使生命的原型本色從仁義道德等妄識情執（社會之道）和天地萬有的虛幻現象（自然之道）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剎那間進入個體本體（自性）與宇宙本體（法性）圓融一體的無差別境界——「涅槃」境界，「是個人與宇宙心的同一」（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從而獲得瞬間即永恆（頓現真如自性而成佛）的直覺感受。禪宗把禪視爲人人所具有的本性，是人性的靈光，是生命之美的最集中的體現，是宇宙萬有的法性，是萬物生機勃勃的根源，是天地萬物之美的最高體現，而視這種人之自性與宇宙法性的冥然合一，生命本體與宇宙本體的圓融一體的境界——彈境，乃是一種隨緣任運、自然適意、一切皆真、寧靜淡遠而又生機活潑的自由境界，它既是禪宗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又是禪宗所謳歌的審美境界。禪宗總是借助藝術的觀點來美化人生，要求對人生採取審美觀照的態度，不計利害、是非、得失，忘乎物我，泯滅主客，從而使自我與宇宙合爲一體，在這一審美境界裏使生命得到解脫與升華。禪宗是把肯定人生，把握人生，建構一種理想人生境界作爲自己的最高宗旨，因而十分強調在平常人的日常生活中，按照「平常心是道」，「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盡是道」（《江西馬祖道一禪師語錄》）的要求建構最完美的人格。必須指出，禪宗思想之所以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會影響過一大批文人學士，而這些文人學士之所以能「據於儒，依於道，逃於禪」，就在於儒、道、釋三家的思想之花，都是生長在同一塊

「人性論」的神州大地之上的，這種人內心先天就具有的人性——儒家稱之為仁義之性，道家稱之為自然之性，釋家稱之為真如佛性——是成為儒家的「聖人」、道家的「至人」、釋家的「佛」的內因根據。所以大珠慧海禪師在回答「儒、釋、道三教同異如何」的問題時說：「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總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五燈會元》卷三《大珠慧海禪師》）禪宗美學之所以成為中國古代美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就在於它把建構健全的人生（力圖在禪境中完成真善美相統一的人格）、光明的人生（自由任運的理想人格）作為自己的最高理想，實際上是把活潑潑的人之為人的本性（自性）、活生生的現實的人的生命擺到了唯一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因此，可以說禪宗美學是一種帶有中國作風與氣派的生命美學。

中國古代美學的基本特徵是體驗性，這種體驗性特徵的形成和發展，是與它以人生論為其確立思想體系的要旨分不開的，它的思想體系是在體驗、關注和思考人的存在價值和生命意義的過程中生長建構起來的。而禪宗美學的重要貢獻，是其對審美體驗活動特徵的細緻而深刻的把握，它的基本範疇（諸如「禪」、「心」、「悟」、「參」等）及其所形成的邏輯結構，其內涵更多地涉及審美體驗活動的規律和特徵，體現出禪宗美學是一種體驗美學——是在深切地關注和體驗人的內在生命意義的過程中生長和構建起來的美學。

禪宗追求獲得「父母未生時」的本來面目，追求一種現實的寧靜與和諧，通過「自心頓現真如本性」（敦煌本《壇經》三十一節）而契證宇宙萬物的最高精神實體，進入一種禪境——與大自

然整體合一的審美境界。在禪宗看來，對禪的把握和對這種禪境的獲得，只能靠學人的親證、體悟。而這種親證、體悟所獲得的體驗是不可言傳的，這正像禪宗大師所說的那樣：「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黃檗希運語，見《古尊宿語錄》卷三），「如啞子得夢，只許自知」（無門慧開語，見《無門關》第一則），「妙契不可以意到，真證不可以言傳」（天童宗珎語，見《五燈會元》卷十四）。據禪宗典籍記載，許多禪宗大師在開悟時都產生過一種喜悅之情，其在開悟時的審美體驗，常常表現為兩種不同的審美心態，或者是共鳴的愉悅，或者是開發的驚喜，兩者都是「見性」，是「徹見自性，開發自性，自覺到本來具有的佛性」（日種讓山：《禪學講話》），兩者都是生命體驗——審美體驗的結晶。「拈花微笑」（見《五燈會元》卷一《釋迦牟尼佛》）、「見桃花悟道」（見《五燈會元》卷四《靈云志勤禪師》）等等，是一種共鳴的愉悅的審美心態，其審美體驗常常表現為一種優美感，是清淨自性之間心心相印、個體自性與宇宙法性產生生命共振從而引起的審美愉悅現象。「馬祖野鴨子」（見《五燈會元》卷三《江西馬祖道一禪師》）、「漳州羅漢吃拳」（見《五燈會元》卷四《漳州羅漢和尚》）等等，則是一種開發的驚喜的審美心態，其審美體驗卻表現為由「驚」而「喜」，由痛感轉而為快感。馬祖道一和襄州關南道常（漳州羅漢之師）之所以對學人採取拳打腳踏的手段，無非是為學人「解粘去縛，抽釘拔楔」（《碧岩錄》十五則），剪除情識妄執而已。因為對禪的領悟和把握，只能返觀自心，進行直覺的內省、冥想，「若識本心，即是解脫」（敦煌本《壇經》三十一節）。而禪宗大師的一切棒喝都在於提醒學人在剎那間痛感自我生命的存在，痛感

自我與最高存在的同一，因為「禪宗的目標永遠在於把握生命中活潑潑的實在」（阿部正雄：《禪與西方思想》）。百丈懷海（馬祖法嗣）與漳州羅漢對清淨自性的領悟後的喜悅是由「驚」轉而為「喜」的。這種開發的驚喜，常常是學人在宗師那種「如石擊火，似電閃光，直下撥開一條正路」（《碧岩錄》七則）的接引度化下，由萬念變一念，進而一念全拋開，「直下承當」、「直下頓明」（《圓悟克勤禪師心要·示嘉仲賢良》）自己內在的自性中產生的。無論是共鳴的愉悅，亦或是開發的驚喜，都是主體對人生的體驗和心靈振動的結晶，而「在體驗中所表現出來的東西就是生命」（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因為「每一種體驗都是從生命的延續中產生的，而且同時是其自身生命的整體相聯的」（同上）。總之，禪宗那種以心傳心的生命體驗，也是與感叩應的審美體驗，禪宗既是「靜默的哲學」（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又是生命美學——體驗美學。

慧能提出的「道由心悟」（宗寶本《壇經·護法品》）的命題，成為南宗禪學與美學思想的綱骨。自慧能提出這一命題之後，歷代許多禪宗大師都以此為旗幟，承繼和發揮慧能禪法，並展示自己的禪學與美學思想。黃檗希運主張「道在心悟」（《黃檗斷際禪師宛陵錄》），香嚴智閑主張「道由悟達」（《五燈會元》卷九《香嚴智閑禪師》），圓悟克勤也倡導「道由悟達」（《佛果克勤禪師心要·示達道人》），大慧宗杲不僅重伸「道由心悟」（《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十三《示妙明居士》），而且提出「道須神悟」（《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道由心悟」這一命題，把「道」（禪）、「心」、「悟」等重要範疇有機地組合在一起，呈現出禪宗美學思想的邏輯結構，展示出禪宗

美學是生命美學——體驗美學的豐富內容。可以說，一部禪宗美學思想史，就是這些重要範疇、命題不斷發展、演變從而使禪宗生命美學不斷豐富變化的歷史。

我們之所以要陳述上面這些很不成熟的想法，是希望得到專家和讀者的批評指正，希望有更多的人來關心和參與禪宗美學的研究工作。

在本書即將付梓之際，我們要特別提到臺灣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張高評教授，由於他的熱心推薦和幫助，才使本書列入「兩岸叢書」，由高雄麗文出版公司出版臺灣版，我們謹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謝。

皮朝綱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五日於四川師範大學

目 錄

臺灣版序言.....一

前 言.....一

第一編 從佛學禪到美學禪.....九

第一章 面對佛教史的一段沉思.....一一

第二章 中國文化的傑作——禪.....二七

第三章 六祖「革命」與中國美學傳統的完形.....四四

第二編 禪、藝合流的發展過程.....五九

第四章 「不得其心，而逐其迹」.....

——禪與藝術在觀念上的衝突.....六一

第五章 「以禪喻詩，莫此親切」

——禪與藝術在觀念上的溝通 七九

第六章 「詩禪一致，等無差別」

——禪與藝術在觀念上的融合 一〇二

第三編 「直徹心源」的生命情調 一二五

第七章 「哪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

——禪與生命律動的原型意識 一二七

第八章 「幽深清遠，自有林下一種風流」

——禪與生命感動的氛圍形式 一四六

第九章 「見山是山，見水是水」

——禪與生命感受的充分誕生 一六七

第四編 「離相無念」的直覺思維 一九一

第十章 「說似一物即不中」

——禪的參證與藝術思維 一九三

第十一章	「不即不離，乃爲上乘」	
——	般若觀照與審美距離	二二三
第十二章	「只要檀郎認得聲」	
——	禪宗機鋒與藝術審美特徵	二四二
第五編	「當下頓悟」的感性超越	二六七
第十三章	「一超直入如來地」	
——	禪的悟入與審美認識	二六九
第十四章	「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	禪門「親證」與審美體驗	二八四
第十五章	「雪中蕉正綠，火裏蓮亦長」	
——	禪與藝術中的「不合理」變奏	三〇一
餘論	中國古典美學斷想	三一九
第十六章	中國古典美學的接受理論——「玩味」說	三二一
第十七章	建構中國特色的審美觀念	三四八

附錄

禪宗美學漫議

三
七
三
三
七
五

前言

佛教禪宗與中國古典美學的關係，是一個相當複雜、相當棘手的問題，它牽涉到禪宗及其教義的辨析與評價，以及對上層建築中兩種意識形態的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相互滲透所產生的社會功效與歷史作用的正確評估等。我們選擇這個課題，可以說，是進行某種嘗試，尋求某種新的理論角度，探索某種走出研究困境的途徑。無論從中國古典美學思想理論的發展還是從中國美學傳統的完形看，禪宗的巨大影響都是一個不容抹殺的客觀存在。受佛教思維尤其是禪學思維的長期影響而逐漸成熟的中國古典美學和中國藝術思維，僅僅用美學和文藝學的方法來解釋是不夠的。要理解審美型的中國智慧，窺探中國藝術心靈的幽情壯采，進而在當代社會條件下批判地繼承和發揚源遠流長的中國美學傳統，就不能不向後一步探本究源，從事民族文化的認真、切實的自我反省。

在中國古典美學的研究中，人們對儒、道兩家（尤其是莊學與玄學）對文藝的影響和對美學的貢獻注意較多，作了相當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許多深刻、獨到的見解。但對釋家（特別是禪宗）的影響和貢獻卻注意不夠，常常未被安排在藝術和美學精神的理論殿堂之內。實際上，儒、釋、道三家的學術思想，對中國古典美學思想理論的形成和發展，都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先秦時期的

原始儒家和老莊道家學說，已經含有豐富深刻的美學思想資料，直接影響着中國古代美學理論和文學藝術的發展。兩漢之際，佛教輸入，佛教哲學在與中土固有的儒、道學說既對立、衝突，又依傍、融合的過程中站穩了腳跟，擴大了陣地，自身也不斷地發生形態蛻變，逐步滲透到文學藝術和美學思想領域中。經過漢魏六朝而至於隋唐以後，歷代最負盛名的美學思想家、文藝理論家和文學藝術家，他們的美學思想往往都是儒、釋、道三教的影響兼而有之。要說民族特色，這可以算是中國美學思想發展史的一大民族特色。禪宗是中國佛教的特勝法門，香火最盛，流傳最廣，勢力最大，兩宋以後幾乎成了中國佛教的代名詞。禪學以哲理深邃見長，禪林以機鋒迅疾著稱，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從佛學禪到美學禪的發展成爲必然走向。因此，禪對中國藝術和美學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在這裏，我們面臨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那就是如何看待禪宗的問題。禪宗雖然大講哲學，但它畢竟還是宗教，它的哲學是爲它的宗教目的服務的。我們不否認禪學有其特殊性，但這種特殊性仍是在宗教神學的一般性涵蓋之下表現出來的特殊性。因此，它必然具備宗教神學的本質，它必然要宣揚那些落後的、忍受壓迫的道德品質，教導人們忍受苦難，把世間瘡痍看作無足輕重，甚至教人把苦難當作快樂去迎接它，培養人們逆來順受的順從性格。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因此而認爲，中國美學發展史上那些傑出的思想家和卓越的藝術家，諸如唐代的王維、柳宗元、劉禹錫，宋代的蘇軾、黃庭堅、嚴羽，明代的李贄、湯顯祖、董其昌、袁宏道，乃至清代的王士禛等人，他